

陈书良 / 著

陈书良

说六朝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陈书良先生以随笔形式叙述汉魏六朝历史的新作，作者以扎实的文献功底，挥洒自如地为读者描绘了六朝时期的风云变幻与人物风流，举重若轻，涉笔成趣，是人们了解六朝历史，尚友古昔先贤的案头读物。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014032414

K235.09
16

陈书良

说六朝

陈书良 / 著



K235.09 / 16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北航

C1720722

0103803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书良说六朝 / 陈书良著.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139-0327-1

I. ①陈… II. ①陈… III. ①中国历史—六朝时代—通俗读物 IV. ①K23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0315 号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4

责任编辑 许久文
封面设计 逸品文化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电 话 (010)59419778 59417745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六号院时间国际 8 号楼北楼 306 室
邮 编 100028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 mm
印 张 17.75
字 数 25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9-0327-1
定 价 38.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序

书良兄六朝札记的新著《陈书良说六朝》付梓，执意要我写序。看到老同学三十几年来依然淡定砚田事业，依然在享受学术研究的乐趣，我以为这是极其难得的，甚至超越了作品本身，故而独坐灯阴，感慨百端。

记得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七日，书良兄到台湾来讲学，我们相见於台北武大校友会。我自一九八一年三月赴美留学，后来又执教台湾，这是二十多年来与书良兄第一次重逢，欣喜之情实非言语可以形容。次日，书良兄送我一首《临江仙》，词曰：

忆昔珞珈山下路，黄昏同学偕行。樱花纷坠暗无声，诗书灯火梦，渭北江东情。

倦老刘琨天外客，相逢执手堪惊。淡然荣辱话平生。一杯将进酒，万里班马鸣。

我即步韵和之，词曰：

踏遍东南西北路，珞珈犹记同行。樱花树下接歌声，当年豪放意，岂减祖刘情。

海外无端长作客，华颠相见堪惊。且欣各自有平生。举头天宇阔，潇洒听鹰鸣。

虽然“且欣各自有平生”，各有一堆麻烦事，但书良兄命我为他即将出版的新书作序，却是不能“婉拒”的，不唯不能，我也不愿。

我和书良兄是一九七八届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的同学，入学后又分配在同一间寝室，而且是上下铺。所以不但同学，而且同班；不但同班，而且同房；不但同房，而且同床。这样的朋友你一辈子能有几个？他要你作序，你还能不作？

我们那一届研究生，即所谓改革开放后的首届研究生——其实也是共和国开国后的第一届正式的学位研究生，大多经历坎坷，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不平凡的遭遇。十年大风暴把这些人打落在海底，积压于淤泥。此时居然时来运转，真所谓“沉渣泛起”，而且泛到海面上，突然见到蔚蓝的天空，耀眼的阳光，其欣喜感奋为何如？！所以也都人人有点自豪，有点抱负，且相当关心国家大事，虽不敢说“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但“挽斯文于不堕”、“发潜德之幽光”的书生意气是有的。我说“当年豪放意，岂减祖刘情”，其实并不怎样夸张。

002

我们那时在武汉攻读的专业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全班一共九个人：我、何念龙、毛庆、陈书良、傅生文、李中华、易中天、马承武、张金海。除生文兄过早地过劳而卒以外，其余同学或博导、或所长、或主任，皆各有建树。尤其是中天兄，一夕之间，暴得大名，时谚竟有“嫁人当嫁易中天”之语，已可入现代版之《语林》或《世说新语》矣。我在海外闻之，亦不禁为之莞尔。所以我和书良词中所说的“且欣各自有平生”，看来也不算夸张。

我记得当时书良和中天的指导教师是吴林伯先生，毛庆和中华的指导教师是刘禹昌先生，承武和金海的指导教师是王启兴先生，我、念龙、生文的指导教师则是胡国瑞先生。吴林伯先生是《文心雕龙》专家，年轻时曾师从国学大师马一浮，所以书良兄和中天兄也可说是马一浮先生的再传弟子。书良兄的伯外祖父刘永济先生也是一代国学名家，尤擅诗词。在武大中文系任教数十年，亦曾任武大代校长，我的指导教师胡国瑞先生即永济先生弟子。所以书良兄洵洵儒雅，无论家学与师承都是根底深厚的，非泛泛之辈可以比拟。

书良兄大概有先外祖遗风，很爱作长短句。记得我们第一天搬进寝室，


午睡时他就从上铺递一张纸片下来给我，上面抄着一首他新填的词，说是“请教”，我想他其实是想考考我，是梁山好汉的见面礼。午觉醒来我就回了一首和词给他，他会心一笑，我们从此就成了好朋友。文首所引的《临江仙》是我见到的书良的第二首词。这中间他一定写过很多，可惜当年各忙功课，后来又劳燕分飞，我都未能拜读。我倒是期望他将来出一册《书良长短句》，或许比这些六朝札记更加脍炙人口也说不定。

说到六朝札记或随笔，其实十几年前我就曾计划要写“六朝人物”的。当时在台湾《中央日报》兼任特约主笔，社长请我写个专栏，我已经定了专栏题目叫《魏晋风流》，准备将汉末到东晋的风流人物，从三曹、诸葛亮七贤八达到祖逖、刘琨、王导、谢安、陶渊明等一一写来，不料后来中央日报换了社长，是个李登辉的小爪牙，我于是扫了兴，《魏晋风流》也就始终只是胸中之竹，心想不妨留到退休后写着玩吧。谁知道现在中天兄和书良兄一个品三国，一个说六朝，竟然把我的竹子瓜分了，真是岂有此理！幸而中华人物杰出者如满天星斗，要想写也多的是，“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黄鹤楼不写，还可以写凤凰台嘛。

书良兄令我为《陈书良说六朝》作序，我信笔所之，竟写成了这个样子。这可以叫做“序”么？想想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在序中忆交情，述往事，本也是古已有之的，并非我的发明。而未具体论及本书者，一方面是我未及拜读全稿，不好佛头着粪，唐突西施；另一方面也是觉得无需为读者越俎代庖，“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好书自有人赏，何须我来饶舌？不知能得书良兄的首肯否？

唐翼明

旧历马年春月



目录

楔子	001
生子当如孙仲谋	007
1. 初领江东	007
2. 以保守为智	016
3. 建业开“六代豪华”之都	021
吴井梦	027
1. 孙吴气息	027
2. 文献主司者的道德闪光	029
维摩诘与竺佛图澄	033
1. 玉人顾影	033
2. 辩才称病	039
3. 汉化的洋菩萨	046
4. 一个洋菩萨	049
伤心人，断肠辞	052
1. 落魄洛阳道	052
2. 京师岁月	054

3. 红氍毹 058

迷乱与疯狂 063

1. 三类名士 063

2. 服药行散 064

3. 何、王其人 065

4. 追求生命的长度 068

5.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073

竹林七贤祭 075

1. 七贤众生相 075

2. 生命的长度和密度 079

3. 远祸全身 083

4. 酩酊中的超越 090

5.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092

清风明月也蒙羞 094

1. “山寨版”名士 094

2. 身在江湖，心存魏阙 098

3. 垮掉的一代 099

王与马，共天下 102

1. 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 102

2. 所谓“江南文化世族” 108

3. 镇之以静的“愤愤之政” 120

金谷兰亭 127

1. 残害女性者因一位女性而得名 127

2. 清流书圣	132
3. 云泥之判	139
苍生将如安石何	155
1. 东山携妓	155
2. 淝水之战	162
3. 用巧伪与忍耐赢得政治斗争	169
欲投鞭策过江来	175
1. 英武的氏族少年	175
2. 北方伟大的统治者	178
3. 悲情英雄	182
4. 败因种种	186
北伐！北伐！北伐！	190
1. “北伐”一词实出现在东晋	190
2. 悲壮的中流击楫	192
3. “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197
4.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203
吾亦爱吾庐	208
1. 人品与文品	208
2. 傲骨、劳力及耕读	211
3. 桃源之恋	220
丹青之殇	225
1. 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	225
2. 痴癖	227



3. 蓬门今始为君开	230
4. 隔代的嘉惠	231
5. 千古的冷落	234
刘勰的非儒一面	239
1. 夜梦孔子	239
2. 古佛青灯	243
3. 扞虱雕龙	245
胭脂井	253
1. 从陈寅恪的精义妙语谈起	253
2. 一代枭雄	254
3. 南方土著掌权	258
4. 自残与性乱	262
附录 六朝年表	270

楔子

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
已非畴昔。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
深寂寞打空城，春潮急。

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
乱鸦斜日。玉树歌残霜露冷，胭脂井坏寒螿泣。到如今，
只有蒋山青、秦淮碧。

元·萨都刺《满江红·金陵怀古》

“偏好”与“积习”，应该算是人之常情吧。拿我来说，于诗，则嗜读杜少陵；于词，则深爱姜白石；于古人，则激赏六朝人物。东邻诗僧大沼枕山曾赞叹道：“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我却不太欣赏晚唐诗歌。这是“偏好”。至于“积习”，则喜欢围绕古代人物，写些出入文史的札记。

我曾给自己的书斋撰联云：“镇日观书，历万里关河，千秋人物；片时倚枕，对一帘残月，四壁虫声。”由于自己研治文史，每日与“千秋人物”神游，觉得有些人可恨，可恨到扼腕愤慨；有些人可爱，甚至想追攀交游。后来读《幽梦影》，张潮说：“我不知我之前生当春秋之季，曾一识西施否？当典午之时，曾一看卫玠否？当义熙之世，曾一醉渊明否？当天宝之代，曾一睹太真否？当元丰之朝，曾一晤东坡否？”我读之深以为然，因为自己在阅读中确实经常产生过千秋渴慕。而且，我以为，乡先贤郭嵩焘讲得好：“世需才，才亦需世。”人物与时代之间，存在着谜一样的关系。大致

说来，战国时人一般狡黠，汉朝时人一般质朴，宋明时人在理学的支配下一般活得很疲累，六朝时人则一般生性“乐旷”。

所谓“六朝”，指的是三世纪初到六世纪末，绵延于江南的三国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小朝廷，他们都以建康（吴名建业，今江苏南京）为都城。本书所论之六朝正是这一时间段，而限于习惯上所谓的“江南”地域。这三百余年是一个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战乱频仍，分裂割据，四野荒芜，死亡枕藉，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西汉以来，经过汉武帝、董仲舒等人惨淡经营构筑起来的儒学大厦，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哲学重新解放，文学逐渐独立，思想非常活跃，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都经历着继先秦以来的第二次大的转折。

我以为，这个时期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变化（或转折）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一个以人性为中心的共同主题，呈现出蓬勃的生机。以往，个人的命运不过是被编织在“君臣父子”儒教纲常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从生到死，走的都是别人为你设计安排的道路，个人的价值只有在验证了某种礼教信条的时候才能体现。而六朝时人在这样山崩海啸的巨变中，以其特有的才情风貌，悉心探求，大胆摸索：什么是人的生活？真正的人应该具有何种品格和姿质？他们在寻找着自己，呼唤着自己，在中国人性解放史上，翻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页。六朝文化的精髓就是人性高张。尽管这种人性高张，多数以奇好怪癖的形式出现，构成了魏晋六朝三四百年社会生活奇异的风景线。这是六朝人物强烈魅力之所在。

魏晋六朝政治异常黑暗，环境异常险恶，六朝士人一方面因生的留恋而引发了对情的极度重视；另一方面，又因生的短暂，而视生命为虚妄，对生命进行自戕，走向了放荡纵欲的极端。托名战国列子实则晋人所著《列子·杨朱》就认为人无论穷达富贵，都面临共同的死亡命运，最终黄土一抔，同归腐臭，因而主张“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提倡纵情享乐的自然主义的生命观，为士人的放浪形骸提供了哲学基础。于是纵欲之风大盛，并在元康年间臻于极至。其间，“饮食男女”这一项“人之大欲”更是发展到

可惊可怖的地步。《晋书·胡贵嫔传》记载，晋武帝后宫差不多有一万姬妾，同时得宠的很多，武帝不知跟谁睡觉好，常常坐上羊车，任它走去，走到哪个姬人住的房间停住，就在哪里安歇。宫人们于是在门上插上竹叶，房前地上洒上盐水，来招诱拉车的羊。这是男性玩弄女性，刘宋的山阴公主女性玩弄男性毫不逊色。《宋书·前废帝纪》云：

山阴公主淫态过恣，谓帝曰：“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官万数，而妾惟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进爵会稽郡长公主。

肉欲的追求溢于言表，真不知人间羞耻二字。所谓“面首”就是男妾，发明此职并首创此词者就是这位山阴公主。皇家帝室如此，世家大族贵游子弟因而也竞相效仿，愈演愈烈。据《宋书·五行志》记载，晋惠帝元康年间，贵游子弟常常披散头发、赤身裸体聚在一块饮酒，相对与婢妾性交，发展到群交。有谁反对，还会招来他们的辱骂和讥讽。《抱朴子·疾谬篇》也记述了当时贵游子弟放荡不检的行为，他们结党合群，携手出游，有时不向主人通报就闯入堂室，窥看人家女眷，肆无忌惮地说长道短，评论美丑。有时女眷们藏避不及，被他们发现了，还牵扯出来围观。《世说新语·任诞》注引邓粲《晋纪》记载，有一次王导、周顛等一班朝士到尚书纪瞻家观赏歌舞，纪瞻有个爱妾会唱歌，周顛想奸淫这个女子，就在大庭广众中“露其丑秽”，还没有一点羞愧之色。后来有人告到皇帝那里，皇帝竟下诏原谅了周顛。在大庭广众中想与人家的爱妾私通，真可谓色胆包天。“露其丑秽”应该还有具体内容，想是淫秽太甚，属于《金瓶梅》一类性描写的滥觞，不便形诸笔墨了。据载，周顛“少有重名，神采秀彻”，时称能“清我邦族”，是个较知礼的名士。名士尚且如此，则世风可想而知了。这个时期，男宠现象亦称鼎盛，《宋书·五行志》说：“自咸宁、太康以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咸相仿效，或有至夫妇离绝，怨旷妒忌者。”有此“爱好”者有陈文帝、石崇、桓玄、谢惠连

等名人,只要检阅一下这个时期的史籍,只要留意一下这个时期大量的“变童”诗,即可获知大概。总之,魏晋六朝时代狎昵“变童”,已由前代的仅为君主贵族特殊阶层所玩好,演变成了全社会一般民众的普遍嗜好,浩荡南风,扫过社会各层面三教九流各式人等的婚床。

这时候,伟大民族的文化沉积发挥作用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性高张,特别是一些癖好也可视为这种淫靡世风的反弹。这些杰出的六朝士人标榜“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他们放纵情感,醉心艺术,肆意山林,陶冶情性,对生活真谛及艺术境界的追求,便以“癖”的形式呈现,蔚然成为与淫靡、丑恶有本质不同的魏晋风度。这正如在严重感染的病体中,注入了大剂量的抗菌素一样,有效地抑制住了病菌的蔓延。使得乱世中产生的衰弊陵夷及对饮食男女野兽般的追求,于无声无息之中得到了抑制。六朝士人的癖好,不论是山水、艺术、饮酒、服药、穿着、风貌,都洋溢着盎然的生气,以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为目的,都有一种哲学体验和美学探求的意义,使人之为,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高度。

我以为,六朝士人“癖”的背后,还包含有对事功、对艺术一往情深的追求。魏晋六朝当然是乱世,唯其是乱世、黎元扰扰,才需要有一批以整顿乾坤、保护华夏传统为己任、奋不顾身的杰出人物。魏晋六朝当然是一个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的时期,然而造成这种繁荣局面,需要有一批热爱生活、醉心艺术、执著追求的文学家和艺术家。需要专注一物、心无旁骛、如痴如醉,醉心要醉成癖好,方有可能进入审美的境界。《世说新语》等典籍中就记载了许多六朝士人热爱生活、醉心艺术、奇好怪癖的故事。如本书所叙竹林七贤的嗜饮,嵇康的爱好锻铁,王导的醉心清谈,祖逖的中流击楫,王羲之的喜爱白鹅,陶渊明的以黄菊为邻、以农事为乐,刘勰的甘于古佛青灯,顾恺之的痴人痴事,都可作如是观,都说明了他们的全部精力投入了事业追求。有这样的事业追求的人,怎么能不会如痴如呆地跌落世事呢?

总之,两汉以来,儒家以牺牲个人利益为前提,给社会带来秩序,而

魏晋六朝由于玄学的“灵光”普照，则焕发了人性中潜藏着的智慧和追求，撕裂着儒家灰色的秩序的罗网。无疑一个，这是极具学术诱惑力的课题。我以为，知识分子（封建时代叫士人）是奇特的群体。他们沉浮于时代的潮汐和政治的清浊、世局的治乱，具不赘述，但有一种专属于他们的姿态与精神，保持并贯通始终。陈寅恪丈曾浓缩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放眼身边，如此看来，又何独六朝为然呢？只是六朝时表现得格外激荡奔跃，声色纷呈罢了。这是足以让人为之动容的。这本书是写给喜欢历史文化而又无暇钻研故纸堆的读者看的。着墨之处，正在于人。

余生也苦，余学也艰，我是一个遗腹子。记得童时外祖父对我说：“人字易写人难做。你没有父亲，要靠自己发愤，以后不管命中注定从事何种职业，都要做一个读书人。”我对于崎岖磊落的六朝人物是颇感兴趣的。在武汉大学读硕士时，又随朴学家吴林伯先生攻读魏晋旧籍。以后笃守师训，无论是做研究，抑或教学，抑或是在域外讲学，从来没有离开过魏晋六朝的范围。三十余年来，陆续出版过《六朝烟水》《六朝如梦鸟空啼》《听涛馆〈文心雕龙〉释名》《六朝十大诗人集》《六朝旧事随流水》等关于六朝的书籍。此书是应民主与建设出版社许久文先生之嘱整理结集的。久文兄是我数十年的学术挚友，也是我近十本专著的老责编。此次主一社文事，旅食京华，行囊甫卸，即有是书之约，故有是书之作。此书所论孙权、吴井等都是过去从未发表的新论，其它篇什虽然从前曾辑集成书，但此次又有较多修改、补充，读者只要将本书与前述已出书对照，就可了然。本书篇目大致按所写人、事年代排列；有些人物虽生不同时，但围绕某一焦点，因此合而叙之，读者可细察之。书末附六朝年表，主要系有书中所论人物之行止，以俾读者知人论世。

禅宗有一个著名的公案：“林中树倒，有声无声？”森林人迹罕至，有一棵树倒在地上，请问“有声无声”？当然，凭日常经验，大树倒下，必有轰然巨响；然而你又不在于现场，何以得知树倒有声呢？安知它不是刚好碰到别的树木，慢慢地悄无声息地倒下呢？对于“谁也说不清”的六朝，我企图据摭文史，涉猎艺苑，反映六朝社会的人文风貌，勾勒出一代士

人的痛苦、欢乐、追求和他们心灵的轨迹。这是作者的追求。六代豪华虽然远去，“到如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然而在六朝驿站的废墟故址流连盘桓，瞻前顾后，喃喃而语，如果能听到空谷足音，我是会喜不自禁的。

二零一四年元旦陈书良识于长沙听涛馆书寓

生子当如孙仲谋

玉座苔衣，拜遗像、紫髯如昨。想当日、周郎陆弟，
一时声价。乞食肯从张子布，举杯但属甘兴霸。看寻常、
谈笑敌曹刘，分区夏。

清·朱彝尊《满江红·吴大帝庙》

1. 初领江东

建安五年（200年）四月，吴郡丹徒县，独霸江东的孙策遇刺受伤，生命垂危。东吴局势随之山雨欲来，波谲云诡，险象环生。此时，孙策的挚友、手握重兵屯驻巴丘的周瑜在没有得到任何指令的情况下，亲率精骑，日夜兼程向丹徒疾驰。周郎铁骑，执锐披坚，当然其意不仅是奔丧，而是有关东吴继位大计。

的确，孙策的继承人问题还是一个谜团。在此之前，一代枭雄才二十六岁，春秋正富，谈何继位呢？然而，现在猝然遇刺，继位问题当然摆到了小霸王及东吴军政重臣的面前。况且继位的候选人又不止一人。孙策有子孙绍，不管父执周瑜是否有拥立之意，孙绍其时毕竟尚幼；孙策还有三个弟弟，其中四弟孙匡最得喜爱，孙策曾将父亲的爵位相让。而三弟孙翊在性情上与孙策最相投。掂量轻重，左右为难，孙策似乎直到生命之火即将熄灭时才作出抉择。从典籍看来，孙策的这个抉择连重臣张昭、周瑜都无从预知。

据《三国志·孙翊传》注引《典略》：“策临卒，张昭等谓策当以兵属俨（即孙翊），而策呼权，佩以印绶。”也就是说，这一刻之前，谜底尚未